

哲学随笔

造物者

超越服从

马克西姆·斯捷潘年科

论良心、自由与新世界的可能

中文初版

漏大货 · 2026

造物者

超越服从

论良心、自由与新世界的可能

马克西姆·斯捷潘年科

哲学随笔 · 渥太华 · 2026

目录

内容简介

怀疑的权利

序言　开启一切的怀疑

第一章　第一箭射出之前

第二章　能行奇迹的存在

第三章　神殿门前的傲慢

没有现成判决的世界

第四章　宇宙没有正号

第五章　造物者的权利

第六章　回归源头的光线

第七章　当寂静开始说话

诸世界的工坊

第八章　普通人的工坊

第九章　金字塔之后

第十章　形式之死，物质之生

第十一章　懂得放手的力量

第十二章　宇宙的三种方案

被造者的自由

第十三章　不肯放下问题的人

尾声　开端而非顶峰

后记　本书中哪些是假说

延伸阅读

书后：问题工坊

工作坊　连这本书也不要轻信
十二个仍悬而未决的问题
创造者个人伦理草稿
最后一页　未完成的地图
关于作者
出版信息

内容简介

谁有权决定何为善、何为恶？创造一个世界的能力，是否就赋予了支配其中居民生命的权利？

一切始于一个人的怀疑：他面对的，是一道必须执行的至高命令。讨论先向《薄伽梵歌》和古老的故事发问，继而延伸到权力、良心、意识的本质，以及一种可能的未来——在那里，创造者们不再一个压着一个，转而学习如何共存。

《造物者：超越服从》是一部关于自由、责任与确信之代价的哲学随笔。它既非宗教论著，也无意证明宇宙如何构造。它邀请读者思考，去质疑哪怕是美丽的真理，去寻找一种始于倾听他人、而非始于顺从的道德。

书末附有一个工作坊，以及供读者独立思考的问题。

怀疑的权利

序言　开启一切的怀疑

暮色里，房间显得更大了。桌子已经收拾干净，窗外邻家的灯一扇扇熄灭，唯有一个念头怎么也不肯安静下来：如果有人能够创造整个宇宙，我是否就必须认为他是善的？这个问题令人不安，并非因为它不许回答。它令人不安，是因为它逼我们重新审视所有那些惯于拿来抵挡未知的词：“神圣”“至高”“注定”“必须”。

对于这场讨论，普通人既没有设在宇宙之外的实验室，也无从查阅永恒的档案。他有的，只是生活的经验、推理的能力、他人的证言——以及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把一个漂亮的解释误认作证据。

设想有人来到一个人面前，宣告：“为了拯救整体，你必须牺牲部分。”这个人请他说明理由。于是来者给他看世界地图、战争史、古老的典籍，最后是一幅宇宙深渊的骇人景象。“现在你明白了吗？”来者问道。然而最难的问题恰恰在这之后才出现：我们凭什么知道，拥有支配现实的权力，就有了支配道德决断的权力？

这番推理不会给出一个称心如意的赢家。这里既不判上帝有罪，也不判人有理。我们要试着拆解的，是审判程序本身：谁有权作出终审裁决，这位法官手里握有哪些证据，而那个从未获准开口的人，又要为错误付出怎样的代价。

我们只能从一个古老的场景开始：一个手持兵器的人，忽然不再看见面前的敌人，又重新看见了人。

发问的权利，或许是任何一位可能的造物者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馈赠。

这篇随笔源于一场漫长的对话。对话从印度史诗中的几个片段开始，转向神的命令这一难题，继而转向善与恶的结构、绝对者的本质，最后抵

达这样一个假说：有意识的存在不仅是被造的，它们自身也在逐渐成为创造者。本书无意证明上帝、灵性进化或多重宇宙的存在。它要考察的是：哪些结论确实出自我们的前提，哪些只是我们习惯了视为理所当然。

它的核心思想简单而令人不安：即便存在是由某位造物者创造的，被造者的自由也未必是造物者的失误。也许，正是这份自由构成了创造的意义。

一路上，我们将不止一次放弃自己那些漂亮的结论。我们会发现，善并不等同于创造。毁灭也不等同于恶。权能不等同于道德权威。而灵性的成长，或许全然不像是一步步走近宝座。

倘若在这一番番退让之后，仍有某种创造者的形象浮现出来，那么它或许是这样一种存在：它不仅懂得创造，也懂得放开自己的造物。

第一章　第一箭射出之前

大战之前，没有什么是抽象的。马的鼻孔是湿的；高举的长矛后面，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晃动。远远望去，两支军队像两条暗色的带子，走近了，带子便散成一个个人：一位老人在整理皮带，一个少年头一回握住兵器，有人在想家。史诗里并没有这样一段纪实式的独立场景；这些细节只是帮助我们想象，“战争”这个抽象的词通常掩盖了什么。

正因如此，阿周那的抗拒才这样要紧。只要战车还在驶向两军之间的位置，争论就可以借“正义”“王国”“职责”这些词来进行。一旦他看见了那些面孔，另一种语言便占了上风——一种诉说具体丧失的语言。

在《摩诃婆罗多》中，阿周那站在两军之间，拒绝放箭。他的一边是亲族、师长和朋友；另一边是同样的人，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与他相连。战争许诺恢复正义，代价却是那些他叫得出名字的人的尸体。人们习惯把他的犹豫称作软弱、执着、缺乏灵性上的决断。但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倘若阿周那的怀疑，正是整个情节中最重要的道德成就呢？

怀疑并不等于否认职责。它意味着，“职责”这个词本身无法勾销一个行为的后果。人可以捍卫正义，同时不愿杀人。人可以承认抵抗是必要的，却仍然要求证明：为什么偏偏是战争，才是抵抗的必要方式。

然而，把这位英雄塑造成一个现代和平主义者，再让一位古老的神把过时的道德强加给他，未免太过轻易。《薄伽梵歌》谈的不只是战争的受害者。它追问的是：当不作为同样造成伤害时，人该如何行动。阿周那并不是一个打定主意谁也不招惹的平民看客。他是武士，是政治冲突中的一方，肩负着他人所依赖的义务。拒绝作战，同样可能把权力交到一个准备毫无节制地使用它的人手里。

我们置身于一场真正的悲剧：两种道德要求彼此冲突，没有任何公式能让二者都完好无损。捍卫正义。不要把人当作手段。有时，两者无

法同时完全兑现。但从它们的冲突中，推不出其中之一可以被永久取消。

目的再崇高，也不免除证明手段必要的义务。

在《薄伽梵歌》里，黑天向阿周那展开了另一幅图景：肉身的生命转瞬即逝，真我不可毁灭；行动应当不执着于回报；武士们的命运被呈现为一个更宏大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在宗教叙事内部，这些论证的力量来自说话者的神性。可是一旦我们从史诗转向实践伦理，张力便出现了。

如果杀戮可以用“人皆有一死”来开脱，那么死亡在哪里都能被开脱。如果毁灭由未来的和谐来解释，那就必须说明，为什么这种和谐无法经由别的途径达成。如果命令来自至高的存在，我们就得弄清：凭什么知道它确实至高——又凭什么知道它地位之高，也就是它道德之高。

《摩诃婆罗多》太过复杂，无法简化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样的口号。它并不抹去胜利者的悲痛，也不把战场变成一间一尘不染的手术室。正因如此，把它当作道德抉择的悲剧来读，要比把它当作一张以崇高言辞为名施暴的赎罪券来读，更有益处。

许多个世纪之后，甘地会提出，把这片战场同时读作人内心的戏剧。基督教那种爱仇敌的伦理，会为报复划出另一条界限。而非暴力也会遇上它自己的难题：如果有人把我们对和平的珍视当作武器，用来对付弱者，又该怎么办？

然而，在第一支箭射出之前，还剩下一秒钟，历史却常常把它一笔勾销。在那一秒里，人可以问：“我们真的已经穷尽了其他一切办法吗？”也许，道德恰恰始于拒绝勾销这一秒。

第二章　能行奇迹的存在

请想象一座大城市的广场，而不是神殿或战场。屋顶上方裂开一道发光的缝隙，一个陌生人从中走出。他叫得出在场每个人的名字，一个眼神就能托起石块，还展示出一幅未来的图景，精确得让怀疑者哑口无言。随后，他要求人们去做一件就在当天早上大家还认为绝不可为的事。

我们不会用戏法来解释他的能力：在这个思想实验里，它们都是真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严苛。如果奇迹确实发生了，它到底证明了哪一个论断？

假设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存在：它能改变物质、预见事件、展示我们从未料想过的世界。它声称自己创造了宇宙。我们甚至不妨承认，它所有的奇迹都是真的。

这证明了什么？它的力量。或许还有它的知识。却证明不了它的善。

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等于知道应当发生什么。能够创造，不等于有权毁灭。能够支配时间与空间，并不证明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正义与不义。即便对话者真的就是创造者，这个问题也不会因此消失。日常生活中，人们一再犯同样的错误，只不过站在奇迹位置上的是权力。有人懂得赚取数十亿——于是人们向他请教人生的意义。有人能够统率千军——于是他的话被奉为正义的尺度。有人造出了一项管用的技术——于是忽然间，在他的技术从未探究过的自由问题上，人们也对他预支了信任。

我们把能力从一个领域搬到另一个领域，仿佛力量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证明。然而，无论是成功、预测的本领，还是真正创造了一个世界，都无法现成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的人，可以做些什么。

奇迹证明了非凡的能力。它证明不了道德上的权利。

这里出现了一个古老的两难，见于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神意愿它；还是神意愿它，因为它是善的？若是前者，道德就可能取决于一个我们无力评判的意志。若是后者，善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便在逻辑上独立于命令本身。

还有第三种回答：神的本性与善同一，因此上帝的意志不可能是任意的。但对于站在行奇迹者面前的人来说，实际的难题依然存在。凭什么迹象，才能把这种本性与一场无比高明的模仿区分开来？又为什么，怀疑的能力本身就该被视为对至高者的冒犯？

也许，这正是一个有意识的存在最起码的权利：即便亲眼见到奇迹，它也没有义务把奇迹当作道德的证明。

广场上的陌生人也许真的创造了群星。他的力量也许超乎想象。倘若他有智慧，就应当经受得住一个问题，而提问者正是他亲手赋予了发问能力的存在。倘若这个问题让他无法忍受，我们就更需要谨慎。

毕竟，最该提防的冒名者，并非那个一无所能的人。更危险的，是那种凭着真实的力量，让我们忘了力量与善本是两个问题的人。

第三章　神殿门前的傲慢

一个小团体里，人们围坐成一圈。话题转到了灵性的成熟。一位成员问，既然他还不知道某种力量是否良善，为什么要向它低头。带领者带着耐心的哀伤望着他，答道：“你还不明白。是傲慢在妨碍你。”在这个场景里，不必去揣测谁的动机：说话的人完全可能是真诚的。要紧的是另一件事——这个回答本身的逻辑。

如果怀疑总被当作灵性不成熟的症状，那么任何异议都会变成老师正确的证据。学生还没来得及提出论证，就已经输了。

结束争论最便捷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不同意见称为傲慢。“你还没成长到那一步”“你需要低头”“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这样的话里也许包含着真诚的关怀。但它们很容易构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异议被宣布为不成熟的症状，而想要检验论证的愿望，又成了这一诊断的进一步佐证。

诚然，固执可能妨碍理解。一个人确实可能仅仅因为某些想法出自别人之口，就加以拒绝。但放下傲慢并不等于放弃判断。在真理面前的谦卑，不应与在自称垄断了真理的人面前的谦卑混为一谈。不过，怀疑者也不会自动获得豁免。人会为了不同意而不同意，并从中得到快感。这种快感很容易伪装成独立。人拒绝的，可能并非一个想法的内容，而是“它来自外部”这种屈辱的感受。这样的反叛并不比盲目的顺从更自由：支配它的，同样是一种未被承认的依赖。

所以，对批判性思维的真正考验是双重的。我能否不相信一个人人都信任的人？当他的论证确实有力时，即便别人比我高明这件事本身令我不快，我能否承认他是对的？唯有两种能力兼备，怀疑才成为一种诚实的方法。

谦卑是随时准备承认错误，而非有义务保持沉默。

人可以承认自己也许错了，却仍然说：“我不会仅仅因为你称它神圣，就去造成伤害。”这样的立场并不必然以全知自居。恰恰相反，它承认了不确定：我并非无所不知，所以不愿凭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去做一件不可逆的事。

老师对自己正确的笃信，同样可能是一种傲慢。不仅如此，这是一种什么都无须证明的傲慢，因为它已学会把自己称作对上帝的顺从。

成熟的怀疑有两面。它能够抵抗他人的权威，也能够修正自己的结论。只有其中一面，它就沦为寻常的反叛。两面兼具，它才成为一种认识的方法。

教育与驯化之间，就隔着这样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界线。一位老师逐渐让学生能够不再需要老师，他扩大的是世界。一位老师永远需要一个不成熟的学生，他扩大的是自己的权力。

也许，对一位灵性导师最严格的考验，是先把他的学识放在一边，看他怎样回应一个平静而有理有据的“不”。

没有现成判决的世界

第四章　宇宙没有正号

冬天的花园看上去一片荒败。光秃的枝条，冻死的草，仿佛一切生命都已离去的泥土。然而在薄薄的冰壳下，微生物在工作，旧叶正化作新根的养料，看不见的过程在为春天做准备。如果只按生长来评判花园，冬天就像是恶。如果只按衰败来评判，春天又像一场毫无意义的偏差。

我们习惯把发生的事放到“正—负”的刻度上。可自然交给我们的事件，并没有事先标好符号。符号是我们自己标上去的——而且视野一放宽，往往就改了。

道德现实通常被画成一把刻度尺。创造是正极。毁灭是负极。两者之间某处是零点，即宇宙的中性状态。但这种图式太快地把物理描述变成了道德结论。

一颗恒星爆炸，摧毁了既有的秩序，也为新元素、新系统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外科医生切开活组织，是为了挽救生命。肿瘤在生长，制造新的细胞，扩张自己的结构。单凭创造与毁灭本身，无法告诉我们什么值得赞许。

我们需要另一个标准。也许是有意识的存在的福祉。也许是它们的自由。也许是生命系统继续发展的能力。也许是某个我们尚未说出的、全然不同的原则。要紧的是，别让现成的词语顶替这番寻找。

接着出现的诱惑，是干脆放弃一切评判：既然看不到宇宙的刻度，关怀与残忍的区别想必也是虚构的。这一步跳得太快了。行星运动方程里没有道德，并不说明那些能够感受的生命里没有价值。引力公式里没有写着颜色，可视觉照样存在。

在哲学中，区分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建构主义是有益的：前者承认独立的道德事实，后两者则以不同方式解释我们判断的由来。对接下来的考察而言，与其预先选定一个学派，不如守住三个层面的界限：发生了什么，它如何被体验，我们应当如何行动。

毁灭描述的是变化，恶是一种道德评判。混淆二者，便得出虚假的宇宙论。

如果宇宙中并不存在作为某种特殊宇宙实体的客观“善”，苦难也不会因此消失。对感受着疼痛的人来说，疼痛依然真实。但要从疼痛这一事实走到减轻疼痛的道德义务，需要一个论证。物理学在这里止步，哲学从这里开始。

人可以是道德实在论者，认为存在独立的道德事实。也可以是反实在论者，把道德判断看作人类评价的表达。还可以是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产生于理性共同生活的条件。眼下，这些立场中没有哪一个能被宣布为我们推理的无可争议的结论。

但我们已经可以放弃一条糟糕的捷径：善并不只是创造的别名，恶也并不只是毁灭的别名。

写到这一页，人很想就此打住，宣布善即生命、恶即死亡。可是一个有机体的生命可能以另一个为代价；一个细胞的死亡可能挽救整个身体；维持一种不公正的秩序，可能比推翻它造成更多伤害。世界没有一个在所有尺度上都保持不变的简单符号。

如果我们想捍卫生命的价值，就得拿出比春天的比喻更认真的东西。也许最难的问题在于：一个正在受苦的存在的体验，为什么对一个自己并不疼痛的人也应当有分量。

第五章　造物者的权利

书桌上放着一本尚未写完的书。作者可以擦掉一页，删去一个人物，毁掉整部书稿。没有人会问这个人物有什么权利：在普通的小说里，人物并不是独立的意识。现在，请想象另一种书——一个世界，其中的居民真实地经历着时间，保存着记忆，分得清幸福与恐惧。

作者的手依然握着笔。只有一件事变了：在书页的另一面，出现了一些存在，对它们而言，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普通手稿从未提出过的道德问题。

一个人造了一台机器，有权使用它。可如果有一天，这台机器开始体验自己的存在呢？如果它有了记忆、目标、对疼痛的恐惧，还能发问：“你凭什么有权把我关掉？”

“造出了某物”这一事实，回答的是它从何而来。至于可以怎样对待被造之物，它并不能自动给出答案。父母给了孩子生命，但孩子不是他们的财产。作者可以写一部小说，然而与一个真正独立的意识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与一部手稿的关系。

父母为孩子的降生创造了条件，但孩子并不因此成为他们的所有物。工程师可以组装一台设备，但如果这台设备在某个时刻获得了真正的主观体验，“使用者—工具”的关系就不够用了。它会拥有何种程度的道德地位，仍有待探究；但仅凭它的来历，终结不了这场探究。

当然，神圣的创造者未必像父母或工程师。他或许知晓一切所发生之事的全部后果。但全知是一个关于知识的假说，权利则是一个关于何为可允许的主张。两者之间仍然需要一座桥。即便这座桥对上帝本身是存在的，它也不会自动延伸到每一个说“我以他的名义行事”的人那里。

为某人的存在创造条件，不等于获得永远支配其内心世界的权利。

假设一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有能力改变其中任何一个元素。这是对他能做什么的描述。他在道德上是否有权这样做，则是另一个论断。要从前者走到后者，就必须说明：为什么造物之中的心灵没有自己的道德地位，或者为什么创造者的意图总是凌驾于它们之上。

神学家也许会回答：创造者知晓整条因果链，所以我们看到的灾难自有隐秘的良善用意。也许如此。但这个回答并没有把他的知识交到我们手上。它也不允许任何尘世的统治者把自己的残暴说成某个不可测度的计划的一部分。

这里显露出一条原则，它也许比上帝是否真实的问题更重要：一个主体的来历，并不取消它被纳入考量的权利。

关于神圣统治权的古老问题，如今投下了一道现代的影子。人类也许有一天会造出人工系统，而它们体验世界的能力将不再纯属猜测。到那时，我们关于被造者权利的思考，将从抽象的形而上学，变成工程、所有权与责任的问题。

也许，未来的创造者最具道德分量的品质，会在他第一次听见自己的造物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显现：“你创造了我。但我不是你。”

第六章　回归源头的光线

夜里，大海看上去浑然一体。波浪涌起、碰撞、消失，没有一滴水会因此永远成为大海的陌路。谈论一个统一的意识、从中暂时生出亿万个分离的“我”时，这个意象很容易拿来倚靠。但这个比喻暗藏陷阱：我们之所以能对一道波浪的消失漠然处之，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能否感到自己正在消失。

可如果每一道波浪都会恐惧、爱、记忆和希望呢？那么谈论水的统一，就再也了结不了个别形态价值几何的问题。

现在，请想象另一个世界：其中不存在终极意义上彼此分离的存在。只有一个统一的意识之源，它展开无数视角，借由它们经历现实，然后把它们收回自身。一个个体的生命，是一道暂时射入世界的光线。

对这个源头而言，一百万道光线的熄灭也许根本算不上损失。它不会因此变小。没有任何东西会永远离它而去。那么，我们的道德会不会只是源于一种过度的执着，执着于分离之“我”那短暂的状态？

答案取决于我们究竟把什么视为有价值。如果唯一要紧的是本源保持不变，那么一个幸福的世界和一个受尽折磨的世界也许价值相等：两者都终结于同一个统一体。但为什么最终的状态就该吞没那段亲历过的道路的价值？

关于唯一的阿特曼、梵以及实在之不同层次的观念，在这里提供了一套丰富的语言，在不二论吠檀多中尤其如此。但语言不是证明。即便为了论证起见，姑且承认一切心灵都是同一源头的显现，我们仍然不知道：个体性的记忆能否保存，回归如何发生，本源是否有它自己的偏好。

最诱人的推论听起来很残酷：如果在终极意义上谁都不能被毁灭，那么一切暴力都无足轻重。可是，假定中的意识根基不可毁灭，并不能使它具体形态的经验变得无足轻重。你可以毁掉一场音乐会，而不毁掉世界创造音乐的能力；那部失去的作品并不会因此回来。

源头的统一，抹不去其短暂形态所经历的真实。

音乐持续几分钟，然后消逝。恋人之间的一次交谈会结束。孩子长大了，那段童年便不复存在。短暂并不使一件事变得虚假。即便个体经验是唯一意识的显现，在这一显现之内，痛苦仍然是痛苦。

这个论证甚至可以反过来。如果一切存在本为一体，那么让他人受苦并不会就此变得无关紧要；它会成为那唯一意识自身受苦的一种形式。统一既可以为冷漠辩护，也可以为慈悲辩护；单凭它自己，作不出选择。

严格的非二元论，比如不二论，区分了绝对的与经验的两个描述层面。但从一个层面过渡到另一个层面，需要谨慎。你不能宣布人的痛苦是幻象，转过身又要求人真实地顺从。如果一件事在某个层面上无足轻重，那就得解释，为什么关于它的命令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举足轻重。

也存在相反的可能。如果他人的痛苦归根结底就是此刻正在说“我”的这同一个意识的痛苦，那么统一所催生的，可能是最彻底的慈悲，而非冷漠。关怀便算不上对外人施予的美德，它更像是清醒地对待自身的一种方式。

两种解读，哪一种对？单凭一个形而上学前提，无法裁定。我们还得选择把什么视为有价值。每当一套宏大的理论试图让一份微小的痛苦闭嘴时，这个选择便会显出它的分量。

第七章　当寂静开始说话

一个人在寂静中坐着。起先他听见冰箱的嗡嗡声，接着是空气穿过鼻腔的声音，然后，那些习以为常的念头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语气。某一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从远处瞥见了自己的一生。也许那只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清明。也许是一种归属于某种更大之物的感觉。有时，这种体验强烈到他除了“启示”，再找不到别的词来称呼它。

但给一种体验命名，并不等于解释了它从何而来。正是在这里，一项工作开始了：比起赞叹自身状态的深邃，它更需要谨慎。

如果确有源头，意识该如何寻找它？冥想、祈祷、静默、内在功夫——这些修习都可能开启体验现实的不寻常方式。但体验的不寻常，并不是它来历的证书。

一个突然冒出的念头，一种深刻的合一体验，一个被感知为外来命令的声音——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每一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一个人可以真诚地经历一次启示，同时弄错了它的来源。心智能够不经任何有意的努力，就产生意象和内在言语。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不寻常的体验都是病。历史上，许多灵性修习都在训练一种能力：留心观察体验的生起。然而，无论是临在感的强烈、无条件的确信，还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内心声音，都不能单凭自身证明：其来源是一位外在的神明。

实际的界线不以“上帝”这个词来划，而以后果来划：这个人是否还保有怀疑、睡眠、工作、维系关系、推迟行动的能力？是否出现了强迫性的命令、危险的行为、日常生活的瓦解？这些迹象要求关注心理与临床的背景；同一个身处困境的人展开神学辩论，无济于事。

启示越是令人信服，越要保留不立即照办的自由。

因此，双重检验的原则是有用的。第一，不要把体验的主观力量变成客观的确定性。第二，掂量后果：这种体验是否完好地保留了思考、批评、关心他人、睡眠、工作以及修正自己结论的能力？还是它夺走了这些能力，要求立即服从，并把一切怀疑宣布为罪行？心理健康的问题，不靠宗教论战来解决。真切听到的声音、批判能力的丧失、严重失眠以及日常功能受损，都需要临床评估。与此同时，从事某种灵性修习，或有过一次不寻常的体验，本身并不构成诊断。

如果真有一个智慧的源头，怀疑未必会冒犯它。也许恰恰相反：检验，正是意识借以不再把自己的幻想误认作真理的那种方式。

如果有一天，从你心灵深处升起一个念头“你必须”，那么最明智的第一步也许是停下来。把这个念头写下来。睡一觉。核实事实。讲给一个敢于反驳你的人听。不要仅仅因为一个不可逆的行为伴随着某种宇宙必然性的感觉，就去做它。

冥想真正的用处，也许不在于接收命令，而在于不再把每一个鲜明的念头都当作命令。寂静之所以可贵，或许仅仅因为它教会我们分辨念头与行动。

诸世界的工坊

第八章　普通人的工坊

早上，一个人打开窗，把书摆正，收走桌上昨天的杯子。半小时里，一个小小的宇宙变了——物品的秩序、光线、安心工作的可能。随后，同一个人坐到电脑前，建起一个昨天还不存在的系统。一年后，别人在其中工作；十年后，它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

起初，用“创造”来称呼这些，似乎言重了。可为什么呢？创造不一定要从一颗恒星的诞生开始。我们一直在赋予形式以现实，把可能变成存在，把原本分开的东西连在一起。

接着，谈话转了一个弯。我们开始追问的，不仅是创造者的权利，还有我们自己的创造。人并不会等到灵性道路的终点才开始创造。他整理房间，种一棵树，生养孩子，写程序，建公司，发明语言，订立游戏规则。他有意地改变着现实。

这些是不同种类的活动。生养孩子不同于制造物件，创办公司也不同于创造时空。从我们已知的能力里，无法在逻辑上推出创造宇宙的能力。但可以看到一个一以贯之的特点：意识能够组织周围的世界，并催生出在最初的推动之外仍能继续运作的系统。

孩子既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物件，也不是父母意志的产物。孩子的降生，有一整部不受任何个人支配的生物史参与其中。然而，为人父母揭示了我们创造经验中一个特别之处：有时，结果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它不仅脱离控制，还有了自己的目的。

企业、书籍、城市、语言、技术平台——这些是另外的例子。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制度的，有的首先由关系构成。在每一种情形中，创造者都是在组织已有的可能性，而被造之物则获得了自己的惯性。我们并非从无中造出物质——可我们确实造出了此前作为系统从未存在过的东西。

人并非在获得一个宇宙的那天才成为创造者。我们已经在创造——问题只在于规模与责任。

由此产生了创造者灵性进化的假说。也许，我们并不是从全无创造力一下子走到骤然拥有它。也许，一种我们已有的能力，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复杂性与独立性。今天是物件和组织。明天是自主的人工系统、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经过改造的行星。在科学所能观测的范围之外，浮现出一个思辨的问题：是否存在一条根本的界限，越过它，就再也无法创造新的世界？

一串漂亮的例子证明不了一个假说。这个假说需要解释经验如何积累，意识与物理能力如何关联，以及创造力可能在哪里触到极限。它的长处在于一个清楚的出发点：对我们而言，创造不只是一个宗教词汇。我们不断在自己的活动中发现它。

由此可以设想一种连续性：从改变一个房间到组织一个社会，从组织社会到改造一颗行星，从改造行星到为生命创造新的环境。但诚实要求我们在这里留下一道缺口。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在现有物理定律之内建造复杂系统的能力，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创造出新的定律或新的时空。

也许这条路上的某处，有一道无法逾越的边界。又或许，它只是在一个生平短暂、技术微弱的当代生物眼中才像边界。我们的假说不必冒充知识，也能保持它的丰饶。

第九章　金字塔之后

把灵性世界想象成一座金字塔，是很容易的。塔顶是一座发光的宝座，下面是台阶，每个存在都占据着与之相称的位置。对在职务、军衔和学校分数中长大的人来说，这幅图景一目了然。它许诺的是清晰：越高越强大；越强大，离真理越近。

但让我们试着把金字塔换成另一幅画面：从高处俯瞰的夜晚城市。成千上万扇窗户亮着灯。每栋房子都借由道路、电力、水、语言和交换与别的房子相连。并不需要有谁高居众人之上，复杂的结构才能存在。有些节点对某些流动更重要，另一些则对别的流动更重要。

如果创造性的发展达到了能够催生新宇宙的程度，最初的那条垂直线就开始瓦解。在传统图景中，上帝在顶端，被造者在下方。在新的假说里，一位创造者能够催生另一位创造者，后者又催生下一位。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中心。

由此得到的，与其说是一座金字塔，不如说是一种异层级结构：一个由能力各异的参与者组成的网络，却没有唯一的、必须服从的隶属轴线。在管理学的语境里，不妨想起“青色组织”：在那里，自组织并不意味着人人经验相同，没有僵硬的上级金字塔也不意味着没有责任。“异层级”一词在这里比单纯的平等更准确。网络中的成员可以在知识、规模和影响力上各不相同，却不必服从同一条永恒的垂直线。在组织中，这类原则与自组织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的假说里，它们成了一种宇宙论的意象：创造者们催生新的世界，彼此建立联系，却不形成唯一的指挥中心。

这里出现了一个术语问题。如果绝对者字面上就是一切存在之物，那么就不可能有第二个与之相等的绝对者出现在它旁边：“旁边”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把二者都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实在之中。但如果我们把任何能够创造出一个独立世界的存在称为创造者，那么在逻辑上，这样的

创造者可以有许多。于是，“绝对者”一词应当留给终极的整体，不必用在每一个强大的参与者身上。

成长通往的，也许不是凌驾他人的峰顶，而是与他人比肩共存的能力。

不过，“绝对者”这个词还需要厘清。如果绝对者包含一切存在之物，那么在它之外另有一个独立的绝对者，就与定义本身相矛盾。更准确的做法，也许是区分存在的原初根基与一个世界的局部创造者。即便是一个宇宙的造物者，也仍可能只是一个更广阔实在中的参与者。

于是，一整棵生成之树显现出来：孕育创造者的世界；孕育世界的创造者；不必复制自己家园原初构造的新心灵。这样的系统没有必然的最后一级台阶。它的完满，也许恰恰在于它永远无法完成。

但潜在的发展并不赋予支配他人的道德权利。恰恰相反，在这样的网络中，一位创造者的最高成就，或许是能够创造出无须服从其造物者的存在。

网络也不是自动实现的乌托邦。它可能滋生冲突、隔绝和能力上的不平等。仅仅没有宝座，并不能保证道德上的安好。但网络改变了成长的理想：目标不再是取代长者的位置，而是变得独立，并能够与人合作。

如果一位造物者真的希望孕育出与自己同类的存在，他也就不得不接受一种令人不快的可能：有一天，新的创造者会提出他自己永远想不到的世界，以及他将不得不与之争辩的价值。

第十章　形式之死，物质之生

一座老房子立在空地上。早上机器开来，到傍晚，房子只剩下一堆砖、一片尘土和一块平整的地面。对曾经住在那里的人的记忆而言，这是毁灭。对未来公园的建设者而言，这是工作的开始。对物质而言，这是各部分的重新排列。对同一事件的三种看法，各在自己的尺度上都是对的。

当我们说“毁灭者是次要的，因为他毁掉的是已经造好的东西”时，很容易忘记：创造者同样要从先前的世界里取用材料。哪怕只写下一行字，也需要能量、时间、语言和他人的劳动。我们的每一件造物，都是无数次转化的继承者。

乍看之下，创造比毁灭更为根本。要毁灭某物，它得先存在。湮灭依赖于一个已经形成的结构。但创造也很少从虚空开始：它要借助物质、能量、先前的形式和他人的劳动。盖一座房子意味着转化材料；有组织的生命意味着与环境不断交换。

也许，在可观察的自然中，比这两个范畴都更原初的，是转化本身。当一个我们关心的结构出现时，我们称这一过程为创造；当它消失时，我们称之为毁灭。同一事件往往两者兼是，取决于尺度和所问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世上万物价值相等。拆除一座旧水坝，可能拯救下游的居民，也可能置他们于死地。评判取决于后果、意图、替代方案以及风险如何分担。从描述一个过程走到对它作道德评判，需要人的标准——或者，在我们的假说中，某种更广阔的意识的标准。

热力学同样没有给我们权利，把残忍视为自然强加的义务。维持局部秩序需要交换、能量和耗散；但没有哪条已知的物理规律要求必须有一个恶人，恒星才能走完它的周期，细胞才能为另一个细胞让位。生成与衰亡的平衡，并不是慈悲与仇恨的平衡。

并非一切消逝之物都是白白被毁。但并非一切必须改变之物，都要受尽折磨。

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要求有邪恶的生灵存在。当秩序在局部形成时，可用的资源被消耗，能量随之耗散。但道德上的残忍并不出现在方程里。旧的为新的让路，并不需要谁怀着恶意去施加痛苦。

正因如此，善恶之间存在宇宙平衡的观念是可疑的。结构的生成与消失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可能的物理叙事。慈悲与残忍之间的平衡，则已经是一个道德论题，而它并没有相应的物理基础。

宇宙没有义务每当出现一个超级创造者，就生出一个超级毁灭者。创造者自己就能为进程收尾，清除受损的结构，为新事物腾出空间。毁灭是变化的一种功能，未必是恶人的天职。

如果存在终极的创造者，也许他们的艺术恰恰在于转化的精妙：结束而不羞辱，释放而不造成无谓的损伤，重新分配资源，使一种形式的消失不至于变成另一种形式不必要的灾难。

这还算不上绝对者的伦理。但它已是一种足够艰难的人类实践：把变化不可避免的代价，与那种被方便地称为不可避免的残忍区分开来。

第十一章　懂得放手的力量

两位工匠在造桥。第一位善于下命令，谁也不敢反驳。桥很快建起，报告无懈可击，工人们一声不吭。第二位把时间花在令人不快的问题上：谁发现了裂缝？为什么改了设计？如果大风比预期来得早，会怎样？他的工作看上去没那么出彩。但在这两个作坊中，哪一个更有可能在错误酿成灾难之前发现它？

答案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纪律有时能救急，层层审批有时也会妨碍行动。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表明：道德能够改变的，不仅是力量的方向，还有一个系统应对现实的能力本身。

然而，有一种直觉无法轻易打发：也许善不仅引导力量，还会增强力量。增强的并非打击的力道，而是孕育一个持久未来的能力。

靠恐惧行事的人能够调动巨大的资源。残忍有时能带来惊人的短期效率。但一个只建立在服从之上的系统，必须不断再生产控制。它的成员沦为中央意志的功能，无法成为独立的成长源泉。

相反，一个信任的系统能够汇聚自由参与者的能力。一个人创办一所学校，从那里走出的人又能创办新的学校、开展新的研究，开创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业。创造者所创造的，不仅是物件，还有独立创造本身的可能。

如果一个参与者信任他人，并且说真话不必担风险，群体就能得到靠强力榨取不到的信息。如果一位造物者尊重学生的自主，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提出他自己脑中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任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把他人的独立变成新可能的源泉，而非威胁。

但这一切不能被变成“好人总是更强”这样甜腻的公式。历史上既有飞黄腾达的暴君，也有走向覆灭的正义共同体。毁灭有时比创造更快。道德不是魔法铠甲。我们的论点更窄，也更有意思：某些形式的道德，能够借由信任、准确的反馈以及放弃全面控制，提高创造性系统在复杂性与持久性上所能达到的上限。

强者能取得成果。更成熟的人，能造就不靠他也能取得成果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可以作为一种放大器。对其他心灵的尊重有助于复杂协作系统的出现；残忍则常常摧毁信任的条件。这既不是一条普适的数学定理，也不是好人必胜的承诺。这是一个假说，关乎两种组织力量的方式最终能走多远。

自主这一标准尤其重要。一位造物者越成熟，就越不需要控制其所造之物的每一步。他能做的，不只是批量复制自己的设计：他能为意料之外的东西打开空间。在这个尝试性的意义上，道德的成熟属于创造力本身的品质，并非外加于它的点缀。

不过，一个严肃的反驳依然存在。有道德的存在可能是软弱的；强大的存在可能是残忍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创造的力量、理解的深度，以及对他人的道德态度。它们之间可能有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预先给定。

于是，道德成为创造技术的一部分。原因不在于好人会自动获得更多能量，而在于顾及他人的能力，能让任何单一命令都无法企及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

不过，即便在这里，我们也应当对力量的语言保持谨慎。一个拒绝作恶的人可能输掉一场战斗，失去权位，甚至丢掉性命。在某种道德维度上，他的行为也许依然意义重大，但这并不使他所向无敌。我们所说的力量，不能归结为赢下今天的能力。

第十二章　宇宙的三种方案

想象一个没有天花板的大厅。本该是墙壁的地方，是群星。一张桌子上摊着三张图纸，桌前站着一个能够改变未来世界法则的存在。身边没有任何顾问来核查它的决定。时间将是什么样子，居民将拥有多少自由，一次错误要付出多大代价——全由它独自选择。

当然，这不是宇宙诞生的物理模型。这是一间道德实验室，在这里，我们被迫把那些通常藏在“自然秩序”几个字背后的价值大声说出来。

假设我们已经获得了创造整个世界的能力。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完美的秩序。其中没有痛苦，也没有灾难，因为一切都已由它的造物者预先决定。那里的存在都很幸福——直到一个问题出现：除了被允许成为的样子，它们还能成为别的什么吗？

第二种是彻底的自由。心灵可以选择、犯错、斗争、建设和毁坏。但这种自由与自然法则捆绑在一起，而这些法则容许疾病、暴力与巨大的损失。如果自由的代价由那些从未选择过自己出生条件的人来支付，这自由岂不是太昂贵了？第一个宇宙的麻烦，并不在于它的居民注定不幸。他们完全可能很幸福。但如果另一种未来永远不向他们敞开，他们的自由就只是舞台布景。第二个宇宙的麻烦在于，选择的自由常常要用那些未曾选择游戏规则的人的身体来偿付。无论是完全的可预测，还是无限制的伤害能力，都给不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理想。

第三种方案提议去寻找这样一种设计：独立不必用残忍来换取。比方说，如果疼痛能警示危险，却很少变成折磨呢？如果冲突更多时候只带来可逆的后果呢？如果即便对最强大的存在，强制手段也受到限制呢？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物理学是否可能。但谁若宣称痛苦是必要的，就欠我们一个解释：他为什么排除了其他选项。

创造者的智慧，不仅在于他能造出什么，也在于他愿意放弃哪些世界。

第三种，是把不可避免的痛苦降到最低的自由创造。我们试图保全存在者的独立，同时让世界更能抵御灾难，减少无谓的痛苦，并开辟安全的途径来化解冲突。这一切并不能证明这样的世界在技术上可行。它检验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为什么只能在全能的控制与残酷的自由之间二择其一？

在这里，善、创造与责任的问题出人意料地交汇了。某物能够被创造，这还不够。还必须决定：什么有权出现，我们允许哪些风险，又准备把哪些后果认作自己的。

创造者的智慧，或许不在于他造出的世界有多少，而在于他能够放弃一个会让居民付出过高代价的世界。

最后，设计者面对着一个任务书里从未写到的尴尬问题：他有权独自决定一切吗？能否给未来的心灵一种改变自身存在条件的机制——类似宇宙的宪法、修订的权利、了解自身起源真相的途径？

如果这样的机制是可能的，那么创造者技艺的巅峰，也许并非随意改变任何一颗星的权力，而是这样一种能力：造出一个有朝一日能够本着诚意自我改变的世界。

被造者的自由

第十三章　不肯放下问题的人

我们再一次回到起点的那片战场。不得不回来：每一种美丽的宇宙论，迟早都要经受一个具体的人的考验。阿周那仍握着兵器。面前是亲人的面孔，身后是盟友，所有人都在等他作出决定。任何关于无限的论证，都卸不下弓的重量，也卸不下他曾许诺保护的那些人的期待。

让我们设想，这场对话又多转了一个弯。武士没有立刻去争辩灵魂是否不朽，而是追问自己责任的边界。如果我不杀，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杀了，又会怎样？哪些选项，我们否定得太快了？

那么，再回到阿周那。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他相信其力量的存在。他被告知：宇宙秩序大于任何个体的生命，个人的执着妨碍他履行职责，真我是杀不死的。

但请想象另一种对话。阿周那说：“我承认，我看到的也许不是实在的全部。我愿意放弃王位、骄傲，甚至我自己的生命。可为什么我牺牲自己的意愿，就该变成牺牲他人的权利？请让我看到的，不只是目标的伟大，还有为什么非用这种手段不可。”

在传统文本中，黑天向阿周那提供了另一种理解行动的方式；若用我们自己杜撰的结局去替换《薄伽梵歌》的结尾，那是不诚实的。不过，思想实验能让我们检验自己的原则：如果造物注定要成长，那么它的成熟，难道就必须表现为无条件地执行命令吗？

也许，有些任务确实需要服从：暴风雨中的船，不可能为每一次转舵召开没完没了的会议。但我们对指挥者的信任，建立在目标、能力、规则以及事后追究其责任的可能之上。这份信任并不赋予他这样的权利：每当怀疑变得碍事，就搬出一种无法验证的神圣。

良心并不证明我们是对的。可一旦放弃良心，我们便失去了察觉自己错误的最后手段。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是一个道德思想实验；它既不是对《薄伽梵歌》的复述，也无意去纠正它。它检验的是：即便在造物者面前，被造者的自主能否也是一种价值。

在创造者网络的模型中，答案也许是肯定的。如果进化的意义在于涌现出新的、自主的创造中心，那么追问“为什么？”的权利就算不上意识的什么附带缺陷。它恰恰是意识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信任不必以放弃理性为起点。敬重并不迫使我们把每一道命令都称为正义。于是，力量的尺度彻底改变了。至高者不是能迫使一切心灵屈服的那一位，而是能够创造条件、让心灵变得独立而又不失彼此珍惜之愿的那一位。

我们不知道，某处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听见这场争论的本源。但如果它创造了会发问的存在，那么在没有更多理由的情况下，就不能把这个问题本身视为设计上的缺陷。也许，一位成熟的创造者不会感到被冒犯。也许，他会第一次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对话者，而不是一件工具。

战场仍将是悲剧性的。再美的言辞也唤不回死者。但我们将获得一个比传说活得更久的标准：任何权威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它的决定值得信任——尤其是当代价由别人来付的时候。

尾声　开端而非顶峰

一位工匠关上作坊时，并不会把当天做好的一切都带回家。有些东西留在工作台上，有些到了别人手里，有些要返工，还有些会被证明毫无用处。这一切都无损于工作本身。恰恰相反：只有当作品走出作者的个人意图，它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也许，心灵也经历着类似的事。我们不知道它们能否在死亡之后存续、回归统一，或创造出新的物理宇宙。但此刻我们已能看见一条更小、也更可靠的真理：被造之物可以拥有自己的历史，而一个好的构想，可以要求它的造物者懂得退后一步。

我们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座巨大的多层工坊。在它的每一个区域，都会出现这样的心灵：起初只能稍稍改变周遭，然后建立稳定的系统，再往后，也许是新的生命形式、新的世界、新的创造者。然而，这并不是一张完成了的宇宙地图。这是一个假说，是我们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追问下来所得到的。

客观的善存在吗？尚未确立。创造某物，是否就赋予了无条件占有它的权利？单凭创造这一事实，推不出这一点。世界的发展必须有恶吗？没有理由把道德之恶等同于物理的毁坏。心灵能否成为新宇宙的创造者？不得而知。然而即便是现在，人也能够完成创造的行为，并为之负责。在“成为神”这几个字上，很容易再建起一座金字塔。谁更高，谁更强，谁离宝座更近。但我们一路走来的一切，都指向一个更艰难的意象——一张网络，在其中，成熟体现为无须持续命令也能自立的能力，以及不去摧毁他人独立性的克制。

这张网络能否延伸到众多宇宙，不得而知。也许我们的梦想永远走不出太空科幻的范围。但对这个梦想的道德检验，今天就向我们敞开——就在我们如何对待一个孩子、一位员工、一名学生，如何对待一个有勇气对你说“不”的人。

如果造物真的在成长，总有一刻，它的自由会比作者的权力更重要。

成为创造者，不只是改变世界。它意味着造出某种此前不存在的东西，然后发现你所造的已不再完全属于你。孩子长大了。思想超越了它的作者。社会改变了自己的规则。也许，真正的成熟就在于愿意让这一切发生。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遇见那个本源，也许最值得进行的对话，并不关乎我们该把头低到多低。也许它会从两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你创造了什么？”以及“因为你的创造，什么变得更自由了？”本书开篇的那个问题，换了一副面貌回来了。它不再是“我为什么必须向创造者低头？”，而是“我能创造出什么样的东西，不需要我时时去主宰它？”

这个答案也许装不进任何一座神殿、任何一种宇宙论。它从近得多的地方开始——从第一次尝试开始：让世界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不只更有秩序，也更自由。

后记　本书中哪些是假说

这篇随笔有意区分了三个层次的论断。关于人类创造、资源转化以及已知物理过程之局限的描述，属于可观察的现实。关于道德责任、自由以及心灵之道德价值的推理，是哲学论证，可以反驳。关于唯一的绝对者、灵性经验在一世又一世之间的积累、新宇宙的创造以及创造者之进化的设想，属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本书并未为这些假说提供经验证明。

最重要的未解问题，是道德与力量之间的关系。我们描述了一些机制：借由它们，信任与对自主的尊重能够扩展集体的创造能力。但我们并没有证明，宇宙的构造使得道德上更好的创造者总会是更强大的那一个。这一点，恰恰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延伸阅读

《摩诃婆罗多》，尤其是其中的《薄伽梵歌》：第2章（职责、死亡与行动）、第11章（宇宙形相）和第18章（决断与选择的自由）；《斡旋篇》（战前的谈判）与《和平篇》（对胜利的省思）。各版本的章节编号不尽相同。蚁垤《罗摩衍那》中的《战斗篇》：罗摩与罗波那的冲突、战争的结束以及与悉多的对话。比较不同译本时，须留意异文和不同的编号体系。柏拉图，《游叙弗伦篇》——论虔敬、神的意志与善之间的关系。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论道德判断的自主，以及把理性存在者当作目的来对待。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过程与实在》——论创造性与生成作为世界的哲学基础。商羯罗与不二论吠檀多传统——论阿特曼与梵的关系、实在的层次以及解脱。圣雄甘地对《薄伽梵歌》的评注，及其关于“坚持真理”（萨提亚格拉哈）的著述——提供对斗争与职责的另一种解读。这份书目只是一组路标，并非严谨的学术考证体系：逐字引文和诗节的精确对应，应以具体的学术版本为准。

书后：问题工坊

工作坊　连这本书也不要轻信

谈灵性成长的书，常以一个许诺收尾：追随作者，你就会知道真理。这本书的结尾不一样。书中尚未证实的东西太多，不能把它变成一套操作指南。绝对者、轮回转世、创造者们的宇宙、宇宙的道德法则——这一切，我们都只是作为可能性来讨论。但关于你自己的权力、他人的自由以及你所作决定的代价，这些问题现在就可以探究。

这个工作坊并不是用来衡量谁的“灵性水平”的。它没有分数，没有阶段，也没有所谓正确的画像。它的目的，是让读者不那么依赖漂亮的论断，包括作者本人的论断。这些练习最好动笔去写，一周或一个月之后再回头看自己的答案。有时，答案的变化会比你最初的立场更重要。

练习一　遇见行奇迹者

想象明天你面前出现了一个存在：它对事件的预测已被证明准确无误，还展示出迄今被认为不可能的物理能力。它告诉你，是它创造了你的宇宙，并要求你做一件违背你良心的事。请用三个版本写下你的回应。

- 第一个版本：你绝对确信这个存在就是上帝。
- 第二个版本：你只确信它的力量，却不确信它的来历。
- 第三个版本：你甚至不知道它对你是否怀有善意。

现在比较你的答案。什么变了？为什么？哪些事实可能改变你的决定？有没有哪些事，无论向你下令者多么强大，你都会拒绝去做？如果有，这条界限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究竟是什么在保护你，使你不至于听命于任何更强者？

写在页边的问题。在力量成为道德权威之前，必须先证明什么？

练习二　“必要”一词的代价

回想一个你曾用“别无他法”来解释的决定。它可能是一场冲突、一次解雇、一段关系的结束、一次惩罚，或者一项商业决策。你不必向任何人透露。把一张纸分成三栏：你真正检验过的选项；你未经检验就否决了的选项；谁承担了大部分代价。

试着用一个没有参与决策、却不得不承受其后果的人的眼光，来描述发生了什么。不必把自己塑造成恶人或英雄。只要诚实地分清什么是客观的限制，什么是你自己想象力的局限，就够了。

练习三　我的创造地图

选出五样因你而产生或改变的东西：一段关系、一个项目、一门生意、一篇文字、一个习惯、一个空间、一个社群。针对每一样，回答四个问题：你究竟创造了什么；你用了谁的资源；这件造物在没有持续控制的情况下能存续到什么程度；它让谁的生活更轻松了，又让谁的生活更艰难了。

然后挑出一个例子：你试图控制结果，反而妨碍了它的成长。你能否事先订立一些规则，让其他参与者也能影响事情的走向？如果不能，究竟是为什么？

实践要义。 衡量创造的，不仅是出现了什么，还有什么获得了离开你也能生存的机会。

练习四　宇宙的三种方案

现在回到第十二章的三种可能的宇宙：完全有序的、彻底自由的，以及自由但限制不必要痛苦的。别挑最令人愉快的那个；请选出这样一个宇宙：在那些终将生活在其中的人面前，你能够为创造它负起责任。

为你的世界拟定五条根本规则。然后站到自己的对立面：设想一个被这些规则伤害的居民。他怎样才能对规则提出异议？他能否离开这个系统？未经受影响者的同意就修改法则，是否可以允许？如果你的世界

被设计成任何申诉都改变不了其创造者的构想，那么它凭什么不只是一场漂亮的独裁？

练习五　我不喜欢的那个怀疑

选一个在心理上让你难以放弃的信念。它可能是一个宗教观念、一种政治立场、一个关于你自己的形象，或者本书中的某个论断。写下反对它的最有力的论证——不嘲讽，也不刻意削弱对立的观点。请一位想象中的对手来修正你的转述，直到他愿意承认这份转述是公允的。

然后写明：你愿意把哪些观察视为修正这一信念的充分理由。如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存在这样的观察，那就诚实地把你的立场称为信仰、道德选择或个人承诺——只是别称它为经过检验的知识。

十二个仍悬而未决的问题

1. 如果善并非宇宙的物理属性，它是否仍可能是心灵之间关系的客观属性？
2. 必要的转化与有正当理由的残忍，区别何在？前者能否离开后者而存在？
3. 创造者是否应当仅仅因为“没有他，被造者就不会存在”，便拥有支配被造者的权利？
4. 一个心灵的道德地位，能否取决于它存在的时间长短？
5. 如果每一个“我”都是同一源头的显现，这会加强还是削弱彼此关怀的义务？
6. 如果我们无法独立检验开悟的内容，开悟与心理上的确信又有何不同？
7. 对灵性导师有益的信任在哪里结束，把自己的责任移交给他又从哪里开始？
8. 是否存在一种道德力量，它不以获胜或征服的能力来衡量？
9. 创造自主的创造者的能力，是否高于创造绝对顺从的系统的能力？
10. 是否可能有这样一个世界：拥有充分的自由，却没有那些本可避免的苦难的极端形式？
11. 如果创造者们组成一张网络，在没有最高法官的情况下，什么样的规则能够调解他们之间的争端？
12. 即便知道你的造物终有一天会不同意你，你愿意赠予它怎样的自由？

创造者个人伦理草稿

这段文字可以被质疑，也可以被改写。与其把它当作誓词，不如把它当作你用自己的话表述原则的起点。

我承认自己知识的局限。因此，我不把内心的声音、他人的启示或我自己的成功，当作我绝对正确的证明。

我区分能力与权利。我能做某事，并不意味着我有权去做；我创造了一个系统，并不使其参与者成为我的财产。

在不可逆的决定之前，我先寻找可逆的决定。尤其是当为错误买单的是别人，而不是我自己的时候。

我把他人的自主视为一种我必须顾及的价值。它可能限制我的构想，但正是它的存在，使一件造物不只是我意志的延伸。

我为修正自己的观点留出余地。倘若有一天事实推翻了我的宇宙论，我不必连同它一起放弃我的良心。

最后一页　未完成的地图

桌上还留着一张纸，上面没有宇宙的最终图景。一角是阿周那的战车。另一角是一方窗格，暮色中，有人曾在那里与关于上帝的念头争辩。两者之间是花园、作坊、看不见的生命、尚在图纸上的世界、让人想要相信的声音，以及让人不愿回答的问题。

你可以在这一切之上画一座金字塔。或者画一张网络。又或者让这张纸空着，承认除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目前一无所知。但有一个区别已经很难视而不见：创造与占有、相信与服从、转化与折磨，并不是一回事。

如果说这本书有所成就，那并不在于交出了一个现成的真理，而在于让那些为权力所作的过于轻巧的辩护变得复杂起来。也许，作为开始，这就够了。也许，创造者之路恰恰始于他第一次问自己：“因为我的介入，什么会变得更自由？”

关于作者

马克西姆·斯捷潘年科，企业家，Innova Consulting Group 管理合伙人。他的专业兴趣在于法律、创业与新技术的交汇处。《造物者》源于他对良心、自由与责任的个人思考。

出版信息

中文初版 · 加拿大渥太华 · 2026

译自俄文。原书名：《Творец.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повиновения》（2026）。

概念与哲学问题：马克西姆·斯捷潘年科。原著的文学文本与本中文译本，均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完成。

© 2026 马克西姆·斯捷潘年科。版权所有。